北京之行

2009-5-3

2008年8月我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信，署名为“中国专家学者科学与人文论坛”组委会。经请示乐天大师确定，让我带着“三教”使命出席会议。

这次北京之行意义非凡。因为这是天功的人首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发出救地球的呐喊，尤其是“阴环保救地球”的主张，在大陆主流媒体上尚未提出过。我大会发言的效果是好的。回顾那天会议程序，上午举行开幕式后，特请在京的专家教授作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报告。报告人有知名经济学家、全国政协常委、国务院参事任玉岭，其后依次为《求实》编审赵仲三，中央党校原教务长、博士生导师王瑞璞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徐东华，国防大学教授赵一明，全天共五位。下午报告完后，留出一点时间给与会代表发言。当主持人宣布代表发言报名时，我第一个走到主席台递交发言材料。我后面还有几个人要求发言，但无材料。当宣布发言名单顺序时发现，我竟然是第五位。前四位代表有大学的党校的教授，还有兰州市府政策研究室成员等。但他们发言时，台下讲话声不断。而当我上台发言时，讲话声渐小，会场由闹转静。发言的题目是《我心中的环保》。我采用很礼貌的不同于旁人的开场语，并亮明天功修炼者的身份，借以说明关注环境及空气质量的原因，以引起相关人群的注意。讲稿第一部分，讲政府抓的环保工作（即阳环保），我肯定其所取得的成绩。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前，首都环境治理有显著变化。但是，我用自己生活中的实际情况，如“一个小县城轿车猛增势必尾气排放量猛增；工业发展了，空气污染出现了酸雾，窗户不能打开，河水污染了，绿水变浑水。”等，举例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环境的恶化，空气质量的下降这样一个事实。（这一部分内容在书面材料中未写入）。然后对第二部分“阴环保救地球”的内容，照章诵读。只是速度不快，以利大家听清。将救地球、救人类、救自己的“三教”内容嵌入发言材料，使人不感到突兀。并以传统的阴阳学说，将阴、阳环保连接起来，显得自然贴切。我发言后，主持人将其余口头发言的代表拦下，宣布2日会议结束。从大家静静地听我发言，并在我走下主席台时热烈的掌声，以及几位代表立即上来，要我给他们签字留念等现象来判断，发言的效果比预想的要好。

通过我的演讲，让与会的专家学者明了，乐天大师主张的阴环保救地球，与大陆推行的精神文明建设，非但不矛盾，而且有促进作用。当人民群众都来练天功，都接受“控制负意念的排放量”的思想，都实行素食的生活，那么和谐社会就会早一点出现，地球灾难就会早一点解脱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之行，有二件事令我颇感神奇。

其一关于车票。当我选定上海到北京的1462次列车后，按规定的预售期限第一天上午，我就赶到上海南站，一问之下令人惊讶，说是无卧铺票可售，“电脑无信息”。旁边有问讯处，一位老工作人员给我的解释是：车票价廉，卧票均内部处理；现当场可买到座位票，88元一张。于是只能回家托人购买，到手一张中铺183元。11月1日下午到达国务院二招报到时，立即去票务中心订购回程的1461次火车卧铺票，但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没有票。通过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找熟人，亦无济于事。3日在鸟巢附近的一家酒店，举行闭幕晚宴后，大巴开回二招，我二话没说立即奔赴北京站购票。因为明天是返程的日子。一路上，作了最坏的打算“购88元的硬座票”；但力争买到卧铺票，我心中期望着。一到购票大厅已是22点了。人不多，在一个窗口报了车次，并称购买卧铺票，那位女士手挟钞票继续点数，一边说，“哪儿还有卧票？早买完了。”我说，“你查一下吧。”她数完并放下钱，一查，她也奇怪了，“真的有啊，还是一张下铺。”于是我长出一口气，舒心地回到二招。而同住一室广西来的原副厅长余老，一到京就预订了机票，但迟迟未见回音，直到4日上午我离开时，他仍未拿到票。

其二关于发言。退休前，此类会议我一般会申请荣誉代表。这次亲自出席会议乃第一次，因而在全国性会议上发言，也就是“和尚成亲头一遭”。在大会发言报名前，有过犹豫。因为对象不是普通听众，均为各地来的各行业的专家学者，再加上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发言，还有一个因素是以为“双保险”。第一，来京前被告知，所写文章会收入论文集，那就是书面发言；第二，可能有的小组的或大组的甚至大会的发言。犹豫的主因是胆怯么？我立即否定了。有乐天大师的支持，我信心百倍。何况又经过“学习、研究、请教、商讨”等步骤，有充分的准备，犹豫，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与大师再次进行心灵沟通，只等主持人的报名通知。当我走上主席台发言时，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特有的礼貌，流利的普通话，清晰的吐字发音，恰当的节奏，朴实的语言，新颖的观点，恰恰又透射出传统中华文化的底蕴，使会场氛围转变，由闹变静，举目一望，人人在听。

北京之行，使我有有一个深刻的体验：那就是地球人世界的运行规律，属于基础性规律，其上有更高级的运

行规律进行制约。围绕“宇宙三救大行动”展开的相关活动是符合更高级运行规律的事情，一定会成功。

天山

2008年8月